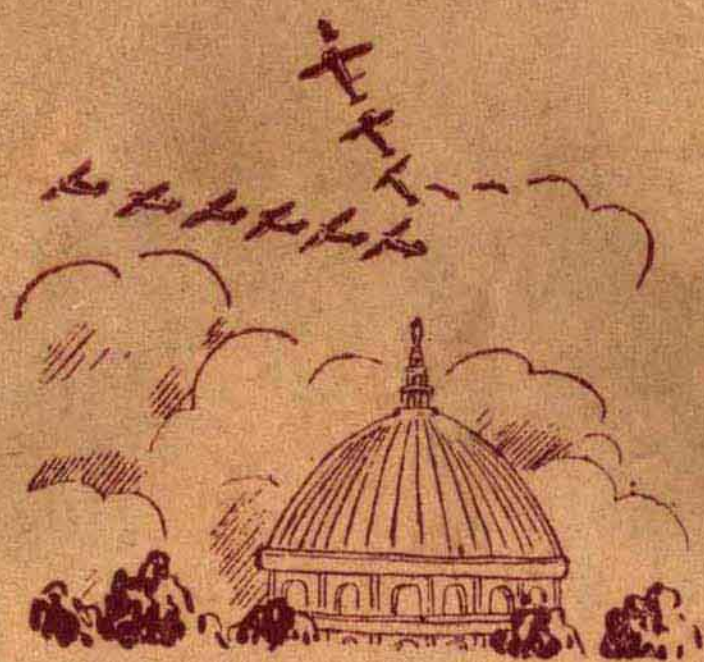


中國立學論集

郁達夫著



上海一流書店印行

中國文學論集

作者 郁達夫等

刊行者 一流書店

郵政信箱二二一九號

經售者 五洲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刊行

序

在中國新文學勃興以後，因着時代激流的沖瀉，凡是社會上含蓄了新思潮的人們，廣泛地都起來推進站在最前面的如胡適之郁達夫劉大杰幾十位先生，當然是早期文學運動中有力的號手。

有賴於各位先進者的筆耕，奠定了新文學的穩固的基礎。直到現在，在文學疇範裏的我們——一羣文藝工作者，相繼在這新文化的大路上行進，無疑議地，我們應該感謝一班文學拓荒者的熱誠。

文學是洋溢新感覺最銳利的工具，每一階段，有一階段的文學，過去中

國新文學在孩提時代，直至民族命運，受到高壓以後，文學界也急轉直下，針對了現實，作着文化的鼓吹，現在呢，還保持了這種加緊鼓吹的狀態。

我們喪集這一本的集子，在今日出版，是爲要使大眾知道一些早年文壇的陳蹟。這裏執筆的著作家，有一二十位，是當時「藝林社」的同文，但至今日，他們散的散了，隱沒的隱沒了，祇是他們的文字，他們的精神於今還像聚集在一起無疑。

值得給我們一讀的作品，當這本集子出版時，我想一定會新鮮活躍地呈現在每個讀者的眼簾之前。

編者序於上海

目次

談談詩經·····	(一) 胡適
文學上的殉情主義·····	(二二) 郁達夫
文學記微·····	(二八) 黃侃
文藝上的衝動說·····	(三四) 張資平
神秘主義·····	(四一) 張資平
文學範圍論略·····	(五二) 蔣鑑章
詩的意義·····	(六二) 郁達夫
詩的內容·····	(六九) 郁達夫

文學欣賞引論·····	(八一) 胡雲翼
階級與文學·····	(一〇二) 王朋來
蘭興之藝術的批評·····	(一〇五) 黃仲蘇
戲劇的一般概念·····	(一二三) 郁達夫
介紹一個文學的公式·····	(一二八) 郁達夫
藝術家的宗教精神·····	(一三三) 蔣鑑章
清代駢文之革新運動·····	(一三〇) 張壽林
中國文學概談·····	(一四〇) 黃侃
七言詩概談·····	(一四六) 龔慕蘭
五言詩發源考·····	(一六〇) 李步霄
蔡琰的悲憤詩·····	(一七〇) 龔慕蘭
紅樓夢裏性慾的描寫·····	(一八二) 劉大杰

紅樓夢的地點問題·····	(一九一) 劉大杰
今日中國的文壇·····	(一九八) 蔣鑑章
爲今日研究國學者聊進一言·····	(二〇七) 賀揚靈
文藝家的流產·····	(二二七) 蔣鑑章
談談非戰文學·····	(二三三) 胡雲翼
謝无量的「詞學指南」·····	(二三九) 胡雲翼
張若虛事蹟考略·····	(二四六) 胡光燁
文心雕龍隱秀篇並序·····	(二四〇) 黃侃
轉注假借論·····	(二四五) 夏君虞
詩經序傳箋略例·····	(二四九) 黃侃
文心雕龍札記·····	(二七五) 黃侃

談談詩經

胡適

詩經在中國文壇上的位置，誰也知道牠是最古的有價值的文學，但在前人的眼光，詩經地域的關係，似乎與湖北不發生什麼問題。其實詩經裏面最重的一部分，大半是產生在湖北。

詩經有十三國的國風，只沒有楚風。在表面上看來，湖北這個地方，在詩經的地點上，似乎不能佔一個位置，但近來一般學者的主張，詩經裏面有楚風的，不過沒有把牠叫做楚風，叫牠做周南召南罷了。所以我們可以說：『周南召南，就是詩經裏面的楚風。』

我們說周南召南就是楚風，這有什麼證據呢？這是有證據的。我們試看看周

南召南，就可以找着許多描寫江水漢水汝水的地方。像『漢之廣矣』，『江之永矣』，『遵彼汝墳』這類的句子，想大家都是記得的，漢水江水汝水流域的地點，是在湖北的中部和北部。所以我們可以說周南召南，大半是詩經裏面的楚風了。

周的初年，出了兩個軍閥：一個叫周公，一個叫召公，周公東征，召公南征，他們在東南收集了許多民間的歌謠，就是現在的周南召南，周公有幾，現在無從知道。召公有二：一召公，二召伯。那時因為周公好在外面長征遠伐，所以當代的人民，就有不良的嘲罵的輿論。像豳風裏面的破斧，就是罵周公遠征的詩，我現在把牠寫在下面罷。

『既破我斧，又缺我旂。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錄。周公東征，四國是遵！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召公在當時，比周公得人民的歡心一點。所以他死了，人民仍是戀戀不忘，因為敬愛召公的緣故，連召伯的樹也敬愛起來了。讀下面這幾首詩，就可以知道當代的人民對於召伯的情感的濃厚。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照上面看起來，周公召公在東南遠征的時候，確實是到了楚國。並還收集了許多民間的歌謠，叫牠做周南召南，我看沒有叫牠做楚風的緣故，大概那時的楚國，是當代的一個大民族，沒有照齊國魯國鄭國那樣一國一國的分起出來，所以只好稱牠做周南召南了。因此我們可以說，三楚是產生中國最古的文學的位置。換一句說，湖北的文學，在中國文壇上，佔有最古的和最重要的位置。我們在這裏談談詩經，也就是欣賞『本地風光』。

近來有人說：我愛研究古書，說我是復古派，其實我的研究，是我與之所至，我覺得用新的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古代的東西，確能得着很完善的效果，對於一字的古音，一字的古義，都應該拿正當的方法去研究的。所以在今日研究古書，就是方法要緊，同樣的方法，可以收同樣的效果的話，我們是相信的，我今天講詩經。也是貢獻一點我個人研究古書的方法，在我未講研究詩經的方法以前，先講講對於詩經的幾個基本的概念。

(1) 詩經不是一部經典。從前的人，把這部詩經，都看得非常神聖，說牠是一部經典，我們現在要打破這個觀念；假如這個觀念不能打破，詩經簡直可以不研究了。因為詩經並不是一部聖經，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可以做社會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因為牠是一部文學書，我們研究牠的時候，應該拿社會的眼光，和文學的眼光來批評牠，所以我們對於詩經應該承認牠是一部中國古代歌

謠的總集，萬不可說牠是一部神聖經典。

(2) 孔子並沒有刪詩，「詩三百篇」成了一個名詞。從前的人，都說孔子刪詩書，司馬遷也說孔子把詩經刪去十分之九，只留下十分之一，照這樣看起來，原有的詩，應該是三千首，這個話是不對的。唐朝的孔穎達也說孔子的刪詩，是一件不可靠的事體。假如原有三千首詩，真的刪去了二千七百首，那在左傳及其他的古書裏面所引的詩，應該有許多是三百篇以外的，但是古書裏面所引的詩，要說不是三百篇以內的，雖說有幾首，却少得非常，因此我們可以相信前人說孔子刪了十分之九的詩經，是不可相信的了。上面既說明了孔子刪詩，是不可靠的事情，因此一般人對於詩經是一部經典的迷信，又可以減少一點，並且同時我們又可以說，詩經是中國古代一部完全的文學書了。

(3) 詩經不是一個時代輯成的。詩經裏面的詩，是慢慢的收集起來，成

現在這麼樣的一本集子。最古的是周頌，次古的是大雅，再遲一點是小雅，最遲的就是商頌魯頌國風了。大雅小雅，大半是後來的文人做的，有幾首並有作者的眞名，大雅收集在前，小雅收集在後。國風是各地散傳的歌謠，由古人收集起來的。這些歌謠，雖說產生的時候很古，但收集的時候，却很晚了。我們研究詩經裏面的文法和內容，可以說詩經裏面包含的時期，約在一千年的上下，所以吾們應該知道，詩經完全是由時代輯成的，不是那一個人輯的也不是那一個人做的。

(4) 詩經的解釋。詩經到了漢朝，真變成了一部經典，詩經裏面描寫的那些男女戀愛的事體，在那般道學先生看起來，似乎不大雅觀，於是對於這些自然的有生命的文學，不得不另加種種附會的解釋，所以漢朝的齊魯韓對於三家詩經，都加上許多的附會，講得非常的神祕。明是一首男女的戀歌，他故意要說是歌頌文王后妃之德。詩經到了這個時代，簡

直變成了一部神聖的經典了。這種事情，中外大概都是相同的，像那本舊約全書的裏面，也含有許多的詩歌和男女戀愛的故事，但變成了一部聖經，就神祕了，就不是純粹的文學書了。因為這樣，所以漢朝對於詩經的解釋，把從前的都推翻了。他自己找了一些歷史上的——左傳裏面的事情——證據，來做一種比較完備的解釋，他研究詩經的見解，比齊魯韓三家，確實是要高明一點，所以他的結果，比他們也要完滿一點，我們現在讀的毛詩就是他的。照這樣看起來，詩經的解釋，在歷史上有許多變遷，並且都是進步的了；到了東漢，鄭康成讀詩的見解，比毛公又要高明，但毛詩和鄭箋，都是很有價值的，所以到了唐朝，大凡研究詩經的人，都是拿毛詩鄭箋做底子。到了宋朝，出了鄭樵和朱子，他們研究詩經，又打破毛公的附會，由他們自己的解釋；他們這種態度，比唐朝又不同一點，另外成了一種宋代的體裁。清朝講學的人，都是崇

拜漢學，反對宋學的，他們對於考據訓詁，是有特別的研究，但是沒有什麼特殊的見解；他們以爲宋學是不及漢學的，因爲漢在兩千年以前，宋只在八百年以前，殊不知漢人的思想比宋人的確要迂腐一點呢！但在那個時候研究詩經的人，確實出了幾個比漢宋都要高明的，像著詩本誼的龔橙，著詩經通論的姚際恆，著讀風偶志的崔述，著詩經原始的方玉潤，他們都大膽地推翻漢宋的腐舊的見解，研究詩經裏面的字句和內容。照這樣看起來，二千年來詩經的研究，確實是一代比一代進步的了！

詩經的研究，雖說是進步的，但是都不澈底，大半是推翻這部，附會那部；推翻那部，附會這部。我看對於詩經的研究，想要澈底的改革，恐怕還在我們呢！我們應該拿起我們的大的眼光，好的方法，多的材料，去大膽地細心地研究；我相信我們研究的效果，比前人又可圓滿一點了，這是我們應取的態度。

度，也是我們應盡的責任。

上面把我對於詩經的概念，說了一個大概，現在要談到詩經具體的研究了。

研究詩經，大約不外下面這兩條路：

(第一)方法：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學的方法，來做一種新的訓詁的工夫，對於詩經的內容和文法上，都從新有所發明。

(第二)見解：大胆地推翻二千年來積下來的附會的見解，完全用社會的歷史的文學的眼光從新下個解釋。

所以我們研究詩經，關於一句一字，都要用小心的科學的方法去研究；關於一首詩的用意，要大胆地推翻前人的附會，自己有一種新的見解。

現在讓我先講了方法，再來講到訓詁罷。

清朝的學者，最注意訓詁，如崑山顧炎武，德清胡渭，宣城梅文鼎，太原閻若璩，元和惠棟，休寧戴震等，凡他們關於詩經的訓詁著作，我們都應該要

看的，并且非看不可。戴有兩個高足弟子，一是金壇段玉裁，一是高郵王念孫及其子引之，都有很重要的著作，可爲我們參考的。如段註說文解字，念孫所著讀書雜誌，廣雅疏證等；尤其是引之所著的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對於詩經更有很深的見解，方法亦比較要算周密得多。

前人研究詩經，都不講文法，說來說去，終得不着一個切實而明瞭的解釋，並且越講越把本義攪昏昧了。清代的學者，對於文法，就曉得用比較式來研究。

如「終風且暴」，前人註是——終，終日風也，但清代的學者，別有所見，他便把這一個「終」字，拿來同詩經裏面別一類的「終」字比較一下，可知這樣解是不通了。有了這一個方法，自然，我們無論碰到何種困難地方，只要把牠歸納比較起來，就一目瞭然了。

詩經中的「言」字，是很難解的，說牠是虛字呢，還是實字呢？這都很難